



宋史列傳



孫復字明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
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
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
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
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
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

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邁英閣祗候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處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瓊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神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明復先生小集目錄

文

堯權論議

文王論

董仲舒論

漢書元帝贊後

罪平津

無為指下

寄范天章書二

答張洞書

舜制議

辨四皓

辨楊子

書賈誼傳後

無為指上

寄范天章書一

上孔給事書

兗州鄒縣建孟廟記



信道堂記

儒辱

世子蒯賁論

詩

蠟燭

八月十四夜

諭學

附錄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小集

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下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耶若知其善而不能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何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

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去而不舉能去而不
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
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
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
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
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何以授之于是潛神隱耀厥
用弗彰以觀于舜雖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舉不
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元
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也是故堯

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
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
之然後共授之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于
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
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
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
去妄哉

先儒二字似宜
改為左氏傳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二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
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
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_潰者是也
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_疑疑羣羣孰君
孰師與鳥獸_並鳥獸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
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
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于後然二帝之間厥
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
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_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

下鳥獸字誤
應闕二字

觀疑觀

繫登
居

制不可不正也于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繫之于虞書耶或曰舜以三十發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君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為萬世利

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子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可加之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瀆者此也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上而下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踰于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
箎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
及已致太平意以為文王不能夷商紂于當時取天
下于已乎有遺憾焉愚甚惑焉竊謂季子之是言也
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
則是文王懷二心以事上其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
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
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
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鉞鉞使得征伐

紂之有德于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
匪懈以事于紂也文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
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
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
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夫
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敘
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美里與呂尚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若文王果無遺
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
竒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兵
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
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
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于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
明博達觀樂盡能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
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
之斯又乖謬之甚者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虐焰沈冥
乎商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
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不可
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
肆虐燔滅羣生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
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
可謂真主也及夫亂禍既定嗜慾既起內有嬖寵之
惑外有廢嫡之義議羣臣汹汹莫之能止四先生將

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天子之位此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辱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岩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采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焉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羣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鑑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頽缺學者疏濶其明大端仲舒眩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便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御

其疑不

梗

後字疑衍

燔上應有當字

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
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
也後益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
未遠先生之典經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
是懼然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
大法感於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教易爾若仲舒燔
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
駕以為說不其難哉况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
與新室之懼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

歌

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
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之有王佐之材伊呂
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歌以
為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之不
加過矣愚謂歌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弗及疾而詆
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
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
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盖
用與不用耳使孝武能盡師其說言決而用之則漢
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又感於神仙之事困於

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過也平
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其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
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
感而書之失於斷矣

辨楊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
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
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
天拂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
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
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功名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
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
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
莽之跡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

士

有誤
諸

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
 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
 夫八十一元士子之象也元君象也摠而治之起於牛
 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
 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
 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
 凶以戒違天咈天上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
 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謂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
 緯言卦起於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八卦各主
 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

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象說非聖人格言
 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元之謂易猶四
 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
 太元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
 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
 雲者也

太元上空一字

贊

薛

漢元帝替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畧
 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
 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朱洪為宰相而內以宏洪恭石顯
 為腹心其宰相但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
 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
 濫莫復有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恭
 顯是以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
 宣之業職此衰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

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
 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制文
 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
 亂其家者也太子此史固不思之甚矣使元帝能納蕭望
 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與
 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家之體祖宗之烈可
 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
 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
 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
 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固史固之贊以為自昔

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取亂衰亂禍不
 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也吾觀賈生宣室對室
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
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且亂也力亂神聖人之所
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
席若以為辨斯則內辨矣然于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
生自以被謗謫去久而復用諛辭順旨而對之者乎
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
垣平得以肆其濶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
五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

惟疑頓

以祠道竈穀道進毫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藥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六長嘆息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而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言也吾懼後世之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有少推穢蹟而諛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啟怪亂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治佐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于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不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吾觀孝武聰明而宏遠聽斷在已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濟之者有君也無臣也昔秦代肆虐羣聖之道燼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

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
武天啟其衷巍然獨出思以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
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
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羣臣之道迨
秦而燼微孝武則將詆詆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
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向
使平津能內竭誠乃誠外采羣議以啟沃使孝武日
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
而復矣嗟夫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
持祿固位自以圖安樂為事本得稱每朝會議開陳

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又嘗稱與公卿議
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背順上旨此非持位固祿
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
邪怪之說得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
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
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
也蔑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
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堯
舜予心愧恥若撻之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
可罪也

無為指上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為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授於天下而天下自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於天下哉及乎孝德升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之禹此舜之德其

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治德之於堯而終傳之禹此舜之無所為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於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於大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而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高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嶽班瑞於羣后又曰東巡守至於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狩至於南嶽西巡狩至於

西嶽北巡狩至於北嶽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曰觀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及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
 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
 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為者
 衆以世之矣又儉佞媮巧之臣或啟導之既不陳虞帝之
 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
 之說交亂於其間敗於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
 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
 威福于臣下肆宴安於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
 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為矣至綱頽紀壞上僭下偪昏

何開

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神器之重其可罔顧肆於人上乎斯可沉惑不聞如是甚也昔秦始皇漢武始則惑于清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于長生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於因果報應之說終則溺于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其載可覆而驗也惟賴漢賴漢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為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孔子之言揚補而

共

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說廁于其間為千古害故盡擴其說所以然作無為指庸為帝天下者戒



